

社

版

出

城

花

我不能 沉默

——俄罗斯卷
刘文飞编

世 界 传 世 散 文 精 选

世界传世散文精选

我不能 沉默

—— 俄罗斯卷
刘文飞 编

花城出版社

我不能沉默

俄罗斯卷 刘文飞 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永福路44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1插页 220,000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册

ISBN 7-5360-2568-8

I·2205 定价:13.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散文：与人类自由精神共生

林贤治

文字符号自创造之日始，其自然而不规则的组合格便呈现为一种散文形态。对于散文，希腊人称为“口语著述”，罗马人称为“无拘束的陈述”，都是就散文的本然状态而言的。被称为散文者，质朴而富有张力，几乎被覆了历史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文学的所有著作，甚至自然科学著作。诗是灵物，既不宜思考，也不宜叙事，只宜承载幻想和情感；其中有益的成分，往往因敷设以取悦感官的韵律所破坏。散文则不然，枝叶留在空中，庞大的根系深入地下，始终谋求精神与生活的会通。

后来有学者出，从中把格局较小，篇幅较短，且富于文采者分割出来，谓之曰“狭义散文”、“艺术散文”、“美文”、“随笔”等等，有如古代的分封诸侯，另立疆界，自成一统。其实，散文并非王国，乃颇类联邦共和国；在每一块疆土之上，弥漫着同一种共和的空气：人类的自由精神。

卢梭有一句名言：“人是生而为自由的，而却又无时不在束缚之中。”在这里，“束缚”固然可以作关于必然性的形而上的理解，具有实际意义的阐释，应当是民族文化传统、制度、

宗教、法律、道德、舆论等对人类个体的规限和压迫。奴役与自由的斗争，贯穿着人类的全部历史。社会的开放程度，宽容与否；文人集团的素质、意识、人格、生存状态，都直接影响到散文的盛衰。

中国自近代以降，曾经一度兴起全面反传统的思潮，以至今日，仍然有人持汉民族不存在“蓝色文明”的看法。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则认为，中国远在春秋时期是自由的。的确，那是一个思想与政权得以平起平坐的时代，所以有灿烂的诸子散文。及至秦汉，先是焚书坑儒，继则废黜百家，知识分子三缄其口，文学方面便只剩下赋了。贾谊的政论和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可以视作春秋诸子的遗风。汉赋大而无当，夸饰过甚，连屈赋里的一点“高级牢骚”也没有，从形到神都是反散文的。魏晋以后，文学走向自觉时代，建安诗人以诗为文，创立一种称之为“风骨”的罕有的风格；当此黑暗与战乱之际，同时出现逃避现实的另一种倾向：幽玄，散淡，放逸，颓靡，琐细。极权主义变得松弛之后，思想容易流于瘫痪。散文化小说《世说新语》，很得文学史家的推崇，其实是末代士风的写照。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散体扫荡骈体；他倡导的古文运动试图在复古口号的掩护下解放散文，却陷入了“文以载道”——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峡谷。好在当时的古文大家还有几分气魄，写得出像《封建论》一类文字；到了明代，大兴文字狱，行世便只有小品了。清末留学生运动打破了千年禁锢的局面，五四狂飙继起，揭橥“个性解放”和“文学革命”的大旗，不出数年，出现了一批操使现代话语的文学作品。其中，散文成绩最大，公认在诗歌小说戏剧之上。肮脏的马厩毕竟不是一个早晨可以打扫干

净的。新文学传统尚未完全确立，就又附上了古老的鬼魂。在中国亟待大批战士出现的时候，相当部分战斗过来的先驱者却退下阵来，以调和、闲雅、幽默的态度同旧世界对话。都说30年代是散文的盛期，其实危机已然发生。所谓危机，本质上是“角色危机”，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溃退。于是，鲁迅成了绝唱。

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并不长，如果从普希金算起，也不过200年时间，却见大师辈出。他们的散文，不为一般文体的容器所限，而更多地保留在回忆录、评论、书简中间，著名的如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等。这些作品，一样高扬自由的灵魂。可以说，俄罗斯文学是真正的“自由文学”。它的产生，并不依靠统治者关于“自由”的种种恩赐；相反，是作家以团体的自由意志对抗专制政体而自然形成的。这样的文学，以社会的自由解放为艺术目标，因而颇异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仍然有所赓续和补充：蒲宁、高尔基，曼杰施坦姆、爱伦堡、索尔仁尼琴……他们以各自的精神创造，让艰苦备尝的人类记住了他们。而记住了他们，就记住了俄罗斯。

鲁迅不只一次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知识分子”。俄国知识分子是特殊的一群，理想的一群，殉难的一群。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指出：“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现象”，“知识分子感到自由受到历史的重压，他们对这种历史重负发难。”他由衷赞美道：“俄国知识分子的敏感与多情是罕见的。”在世界文学中，正是他们，提供了以人格和思想创造文学的

光辉例证。

说到西方散文，人们总是把蒙田和培根例举为始祖式人物，其实这是囿于狭隘的文体观念所致。在此之前，从柏拉图、西塞罗、琉善，直到奥古斯丁，已经写下许多博大而深邃的文字了。“中世纪”严格说来是一个西方概念。在中世纪，上帝的绝对统治建立起统一的世界观念，人与神的对话，乃至异端的声音遂得以广泛地传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颠覆了神的秩序，人类的自由精神渐渐复苏。在英国，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洛克的《论宗教宽容》，密尔的《论自由》，都是振聋发聩之作。弥尔顿宣称，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因此，他不能不猛烈抨击“书籍大教区的大主教”，一批“铁锈式人物”对思想学术的“暴君式统治”。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资本积累培育了广大的市场，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以及活跃的竞争机制。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土壤。18世纪初期，报纸杂志相继涌现；有名的《评论报》、《闲谈者》和《旁观者》，创造了一批专栏作家和一种流行文体。这种文体，力求迎合有闲阶级的需要：雍容、细密、洒脱、有趣，是典型的英国式随笔。比较起来，法国散文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与两个不同国度的知识分子的特性有关的。自卢梭之后，好像幽灵似地，法国总是不断出现向社会挑战的斗士或狂人；大革命的火焰，搅拌了所有作家的血液，无论共和派、保守派、颓废派，都表示出了对政治的关切的热情。在19世纪，法国经历了共和与帝制的急剧的更迭。此间，一批知识分子如雨果、基涅、路易·勃朗和欧仁·苏等，因为坚持强硬的共和反对派立场，拒不接受政府的赦免。“我忠

于我对良心许下的诺言。”雨果发表声明说，“我坚持到底，与自由一同流亡！”对独立、自由、民主的热爱，法国知识分子的表现是十分突出的；本世纪60年代的“六月革命”，未始不可以算是上一世纪大革命的又一个回声。比起俄国知识分子，他们的斗争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质。雨果说：“浪漫主义，就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说到法国文学，包括散文，确乎特别的自由奔放，深具冲决的力量。至于德意志，这是一个盛产哲学头脑，先知与疯子杂处的地方。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德国统一的时间相当晚近；可是，在满布容克地主的小王国里，知识分子居然拥有那么超迈的世界性眼光，这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他们写下许多震撼世界的散文著作，从路德到马克思，从歌德到海涅，从黑格尔到尼采；有意味的是，竟没有一个纯粹的散文作家。

美国远离欧洲大陆，但是文明的源头在欧洲；英国的清教，对于美国精神的影响尤巨。那些清教徒的子孙，冒险者，战斗者和拓荒者，他们历经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从事西部边疆的开拓，在现代民主和经济建设的进程上，始终充满着英雄主义和实验精神。在这个年轻的移民国家里，知识分子并没有自视高贵，却能够在平民本色的保持中，深明自身的职责。从初始的政治斗争，及至后来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他们一直致力于个人性的捍卫。在爱默生们看来，只有在个人不受侵犯的情况下，社会才是健全的。幸运的是，他们的政治家并没有妨碍他们，而是跟他们一道进行社会的改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许多出色的散文，包括演说辞、文告、通信，都出自政治家的手笔。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完成对美国的考察以后，在他的著作中指出：“美国人在任何方面，

都不规定思想的总方针和工作的总方针。”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美国散文，必定是盛大的，课程的，强健的。即使在“垮掉的一代”中，他们的文字，仍然有着对自我的执著的关注。

霍布斯把自由分为两类：“行动自由”和“愿望自由”。一般而言，自由当指行动自由；对于作家来说，即是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愿望自由是主体的，内在的，相当于俄国哲学家斯洛基所说的“意志自由”。行动自由是事实性存在，而意志自由是应当性存在，是以价值存在为最后依据的。意志自由是对行动不自由的反拨，对既定的、必然的存在的对抗。鲁迅所以强调“奴隶”和“奴才”的不同，正在于奴隶虽然没有行动自由，却有“心的反抗”，也就是说还有意志自由。从历史上看，当然不能说政治文化高压政策一点效力都没有；罗马帝国，秦王朝，除了暴政以外，不是很少留下其他东西么！可以想见，专制政体于散文写作的威胁是致命的。奥威尔说：“在极权时代，诗有可能幸存；有些艺术或半艺术门类，比如建筑，也许还发现暴政的好处。只有散文作家没有选择的余地——要么沉默，要么死掉。”他断言：“任何极权社会，如果得以延续两代人以上，就算已有400年发展历史的散文，也有可能完结。”问题在于，意志自由是无法扼杀的。这样，暴君同样有可能落在不要沉默的散文作家的手上，从而失去平素生杀予夺的自由；其罪恶的黑手非但不能掩尽天下目，反之，将被文字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倘世间果然没有这样的文本，我们凭什么知道尼禄、嬴政、伊凡四世和希特勒？最可怕的，倒是知识分子自身对自由的渴望的弱化；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内部不自由”。这比什么都严重。这些知识分子，

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把个人著作作为自己赢来的声誉，也即“知识特权”，当作社会已经获许的普遍自由而加以滥用。单是文学史，例子便不鲜见。

密尔指出：“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人类的自由精神，在许多时候，都依仗着个人思想家薪火相传。如果连他们也放弃了这种责任，借用杜勃罗留波夫的题目，“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也要消失了。

自由精神表达的形式、内容和深度，决定个人散文，以及不同国家民族的整体散文写作的特点与成就。在这里，我们分别集取了五个文学大国的代表性作品，名为《世界传世散文精选》，以作精神现象的艺术的或一面见证。让阅读者用比较文学的眼光，看看散文——其实也是文学——怎样随同人类走向进步，或者竟不进步。知识和经验，未必一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而精神存在本身，是可以不问时间的迟早或长短的。马克思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是：希腊艺术和史诗，至今就某方面而言仍是高不可及的范本。他指出，要理解这一点是困难的；但接着，他本人便解释说，因为这些古代作品表现了一个“正常儿童”的“天性”。而这，大约也就包含了同样一层意思的罢？

是为序。

1996. 12. 15

编者前言

对俄国文学有所了解的读者，从这个选本的目录便可立即看出，这是一个包容了不同时代作家、不同类型文章的文集。从1852年逝世的果戈理，到1944年出生的布罗茨基，近两个世纪中的26位俄国或俄裔作家在这里被纵排于一列；若浏览一下目录之后的文字，又不难看出，这些文章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从政论型的檄文到叙述性的故事，从对大自然的描绘到对往事的回忆，从演说、遗嘱到札记、书信，不一而足。那么，到底是什么在维系此书的统一性呢？换句话说，编者关于此书的编选原则是什么呢？

首先，这里的文字都称得上是“名家佳作”。所选的作家，都是在两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家，他们的创作所具有的突出特色和代表意义，大多已得到了公认。当然，两个世纪以来的俄语文学大家绝不仅仅此几十位，由于篇幅的限制，编者只能选择出自己认为是较为重要或较有特色的这些作家。这里的文章，有众所周知的名篇，如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托尔斯泰的《我不能沉默》、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普里什文的《人类的镜子》、别尔戈利茨的《白天的星星》、邦达列夫的

《瞬间录》等，也有一些很是珍贵、却一直不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的文字，如果戈理的《遗嘱》、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普希金》、阿赫马托娃的《自传随笔》、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书信、纳博科夫和索尔仁尼琴的“美文”等。尽管这里的文章风格不一，但编者在选取它们时，仍想尽量地贴近于我国的“散文”概念，这便是编者的第二个编选原则。

在中、俄两国，“散文”这一概念的涵义是不完全相同的。在中国古代，散文是指与韵文相对称的一种文体，它包括除韵文之外的一切文学作品和非文学著作；在现代，散文的这一层涵义虽然也得到保留，但在一般的情况下，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大文学体裁，它可以是记叙的，如传记、游记、回忆录等，可以是议论的，如政论、杂文、随笔等，更可以是抒情写意的“美文”。而俄语中的“散文”（проза）概念，则仅具有上述的第一层涵义，它并没有被当做一个独立的文学体裁。就这个意义而言，所谓的《俄罗斯散文选集》，只会是编者自己的选择了。编者遵从中国的散文概念和模式，在俄文作品中寻找了一些大致合体的文字，这也是一种“中体西用”了。

编者欲使其所选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感觉像是中国的散文；但是与此同时，又要使它们带有“俄罗斯味”。失去了这个前提，这个选本也就失去了出版和存在的意义。这构成了本书的第三个选择原则，同时，它也使我们的联想到了俄语散文的风格特征。

第一，俄语散文像整个俄国文学一样，是重人生的。这里的文字，无论是公开的演讲还是私下的通信，无论是长篇

巨制的片段还是短小的随笔，无不渗透着作者关于社会关于人生关于艺术的深刻的思索。赫尔岑、托尔斯泰、曼德里施塔姆等对专制制度的激烈抨击，果戈理、高尔基等关于生活及其意义的“教诲”，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布罗茨基关于“博爱”和“美”、关于“诗歌超越政治”的理想，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对艺术的神圣使命的领会等等，都会给人以深深的启迪。

其次，俄语散文和俄罗斯的人民一样是亲自然的。俄罗斯的自然广阔、神奇，俄罗斯人对自然一贯充满着虔敬和挚爱。在俄语文学中，自然的主题一直占据着一个醒目的地位；而对自然的亲情，也许最宜于用散文的形式来加以表达。在这里，屠格涅夫的《树林和草原》、普里什文的《人类的镜子》、沃罗宁的《四季生活》和索洛乌欣的两篇散文，都是专门描写自然的，而在柯罗连科、布宁、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阿斯塔菲耶夫、邦达列夫等人的篇章里，也充满了精彩的“写景”。与自然相关、抒发与自然之亲近的文字，在这个集子里占有相当大的篇幅，这也许是与自然主题在俄语散文中所占的比例相吻合的。

第三，与我国讲谋篇布局、重字词推敲的“美文”传统相比，俄语散文的形式是比较灵活自由的。俄国的散文作者们似乎是比较随意的，在他们那儿，抒情和叙述、记事与议论、个人与社会、生活与艺术、虚构与非虚构等等之间的界限仿佛不那么明确，对“美文”和一般的文字的区分也不十分严格。对比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散文，俄语散文往往篇幅较长，思想和情感也较为直露，但在题材的广泛和体裁的丰富上则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最后，与形式上的随意形成对照的，是俄语散文情感上的真诚。无论是以理服人，还是以情感人，俄罗斯的散文作家们都是严肃而又真诚的。在自己的作品中，他们或坦然地与读者推心置腹，或大胆地进行自我剖析和忏悔，或无畏地向假恶丑发出挑战。俄语散文作家的这些创作个性，是俄罗斯文化孕育出来的。反过来，这样的创作个性又构成了俄罗斯文学强大的道德传统。

本书的31篇散文以作者出生年代的先后为序排列。在这里，编者要感谢20余位译者，他们有的慷慨编者使用他们的旧译，有的则在百忙中为编者赶出了新译。需要说明的是，还有几篇不能不收的旧译因无法与原译者取得联系而未能事先获得许可，在此请原译者谅解，并请原译者尽快与出版者联系。

刘文飞

1995年10月15日于北京劲松

目 录

散文：与人类自由精神共生 (1)	林贤治
编者前言 (1)	刘文飞

果戈里

遗嘱 (2)	童道明 译
--------------	-------

赫尔岑

往事与随想 (节选) (9)	巴 金 译
----------------------	-------

屠格涅夫

树林与草原 (22)	力 冈 译
------------------	-------

陀思妥耶夫斯基

普希金 (31)	冯 春 译
----------------	-------

托尔斯泰

我不能沉默 (52) 张孟恢 译

柯罗连科

火光 (71) 张铁夫 廖子高 译

高尔基

鹰歌 (73) 陈冰夷 译

晨 (80) 齐广春 译

布 宁

雾 (84) 戴 骢 译

安德列耶夫

毒蛇的自白 (92) 戴 骢 译

普里什文

人类的镜子 (99) 非 琴 译

阿赫马托娃

自传随笔 (111) 刘文飞 译

帕斯捷尔纳克

安全保护证 (节选) (130) 高 莽 译

一封作为跋的信 (134) 刘文飞 译

曼德里施塔姆

人道主义与当代 (138) 刘文飞 译

爱伦堡

掩蔽部的灯光 (142) 李忠清 译

茨维塔耶娃

书信两则 (150) 刘文飞 译

帕乌斯托夫斯基

金蔷薇 (节选) (157) 李 时 译

纳博科夫

雷雨 (162)

寄往俄罗斯的一封信 (166) 石忱川 译

别尔戈利茨

白天的星星 (选译) (171) 李毓榛 译

亚·索尔仁尼琴

微型故事 (194) 刘文飞 译